



读·品·悟®

MING JIA MING
PIAN JIN XIAO YUAN

名家名篇 进校园

主 编 ◎ 高长梅 分册主编 ◎ 梁 娜



短篇小说选

中学卷【第2辑】

IP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●读·品·悟® “名家名篇进校园”系列

短篇小说选·中学卷

(第2辑)

主 编○高长梅

分册主编○梁 娜

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.短篇小说选.中学卷.第2辑/高长梅主编;梁娜分册主编.-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12.12

(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/高长梅主编)

ISBN 978-7-5511-0767-9

I. 读… II. ①高… ②梁… III. 阅读课—中学—课外读物 IV. G634.3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00321 号

丛 书 名:“读·品·悟”名家名篇进校园系列

丛书主编:高长梅

书 名:短篇小说选·中学卷·第2辑

分册主编:梁 娜

策 划:张采鑫

责任编辑:郝卫国

责任校对:齐 欣

特约编辑:李文生

全案设计: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销售热线:0311-88643226 / 32 / 24 / 28 / 29

传 真:0311-88643225

印 刷: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650×1080 1/12

字 数:136 千字

印 张:14.5

版 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511-0767-9

定 价:2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

海边的雪 ◎张 炜·····	001
飞翔的声音 ◎王曼玲·····	017
丙戌六十年祭 ◎阿成·····	023
胆量历程 ◎徐贵祥·····	033
换个地方去睡觉 ◎孙春平·····	043
北极村童话 ◎迟子建·····	053
一条毛毯的阅历 ◎裘山山·····	082
五月 ◎田中禾·····	091
派我一辆吉普车 ◎孙春平·····	116
失踪 ◎墨白·····	124
杜鹃花开 ◎王曼玲·····	137
冻海烛光 ◎老臣·····	145
18岁夏末那场雨 ◎周舒畅 ·····	158

海边的雪



◎张 炜

海边的雪越积越厚。一个个渔铺子为了冬天暖和，都是半截儿埋在沙土里的。如今它们的尖顶儿也都是雪白雪白的了。赶海人剥下的蛤蜊皮堆成了小山，这小山也被雪蒙起来了。雪花儿还在从空中飘下来，飘下来。

海水很静。浪花一下下拍击着沙岸。海水的颜色渐渐变黑了，它迎接并融化了无数朵洁白的雪花。

有人从远处走过来。他背了一身的雪花，摇摇晃晃地走着，那穿了大棉靴的脚一下下深深地扎到积雪里面，给海边留下了第一行脚印。海鸥“嘎咕、嘎咕”地叫着，样子有些焦躁。他仰脸望一眼海鸥，继续低头走着。那是个老头，驼背很厉害了。他最后在一个大一些的铺子跟前停住，用脚踢了踢铺门，喊了一声什么，嘴里喷出了粗粗的一道白气。

渔铺子的小门紧紧地关着。他骂了起来，大声地喝着：“金豹——你这头‘豹子’！”

一个老头子在里面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句：“是老刚吗？”接着“哐”的响了一声，门开了。门外的人钻了进去。



像所有渔铺子一样，它只在地面露着一人来高的尖顶儿，里面却很宽绰。铺子是用高粱秸和海草搭成的。隔成两间，外间有一个睡觉的土台子，上面垫了厚厚的麦草和半截苇席。台子下二道门里，全是一团团的渔网和绳子。地上铺了草垫，露出沙土的地方，满是蟹腿和鱼骨什么的。油毡味儿、腥臭和湿气，一块儿往鼻子里涌……这就是渔铺子，自古以来看海的“铺老”就住这样的铺子。它能给打鱼人一种温馨。在海上斗浪的人想得最多的是哪里？就是这卧到土中半截的渔铺子、这里面的气味！

那头“豹子”这时就在土台子上舒服地睡着。他的脚伸在被子外面，原来刚才他是用脚勾掉了顶门杠儿，并没有爬起来。

钻进门来的老刚两手攥住了他的脚，用力一拽。金豹只得起来穿衣服了。他光着身子，抖着沾了沙土的衣服说：“不服不行，不服不行——夜里抬了一会儿舢板，这身上乏得不行！唉，快70的人了……”

金豹仔细地抖着沙子，也不嫌冷。铺子里倒也不怎么冷，铺门的一侧生了一个小铁炉子。他的确老了，身上很瘦，多少根肋骨都看得出来。可是他的肌肉还很结实，手脚十分利落。他很快穿好了衣服。

老刚从铺边的沙子里扒拉出半盒烟卷儿，凑近火炉吸着说：“昨夜下了一场大雪，还在下哩。”

“唔？”金豹也点了一支烟，穿上了鞋子。他问：“雪挺大吗？”

“挺大——我估计这会儿半尺深了。”

金豹特意探出身子望了一会儿，然后缩回来说：“好！嘿，好！”

他们都是留下来看冬铺的“铺老”。沿岸的一些渔铺大多家当很少，一入严寒就卷了行李回家去了，唯有老刚和金豹要留下来看冬铺。整日孤独得很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说话，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老刚这会儿在想，金豹夸这场雪好是什么意思。

金豹不做声，只是吸着烟。炉子里的火苗儿映着他脸上那一道道黑色的皱纹，皱纹像要跳动起来。

铺子里面黑乎乎的。老刚丢了烟蒂，很费力地摸到了烟盒儿。他咕哝着：“也怪，渔铺子上就没有一个开窗户的，白天也像黑夜。”

“铺子黑好睡觉。”金豹使劲吸一口烟，望望铺门上那个小小的玻璃片，说：

“好！嘿，好！”

“怎么就好呢？”老刚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
金豹拨着炉里的火说：“雪天咱焖一条大鱼，关了铺门喝它一天酒，不好吗？”

老刚笑了：“好。”

“喝醉才好。天冷，寒气都攻到心里去了。寒气这东西怪，像小虫一样，能顺着脚杆和手腕往心窝里爬……”金豹说着回身从沙子里挖出一瓶酒，放在老刚跟前说：“怎么样？这是来赶海的老伙计们送我的。你哩，那个戴眼镜的儿子什么也没给你……”

老刚的儿子就在附近的一个煤矿做助理工程师，差不多忘了还有个父亲。老刚从来羞于让别人提这个儿子，这会儿就大声咳嗽起来。

金豹又将酒瓶插到了一边的沙子里去了。

外边几乎没有了声音。两个人都在吸自己的烟。要说的话都说完了。像今天一大早就说了这么多话，似乎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。这完全是因为下了一场大雪的缘故。

又吸了一会儿烟，他们弓了腰钻出了铺子。两个“铺老”都叼着烟卷儿，看着漫天飘舞的雪花。

哈嘿！这可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，崭新崭新，飘到海边上来了。往日朝前看去，看到的全是衰败的杂草，坑坑洼洼的沙滩——如今都是一片白了，干净漂亮得很。雪花笑着落到他们的脸上、手上，马上就融化了。脸上手上都痒痒的，怪舒服。

站了一会儿，老刚要回他的铺子了。金豹让他过一个时辰再来，那会儿就把大鱼逮上来了。

二

雪花笑着落到金豹的脸上、手上，马上就融化了。脸上手上都痒痒的。他穿着高筒儿胶靴，将旋网搭在乌黑的手腕上，沿着浪印儿往前走。他觉得这面小旋网漂亮极了。他曾经用它逮过一条三尺长的胖鲷鱼呢，他至今还记得那鱼发红的、恶狠狠的眼睛。

海水映着天空的颜色，阴沉沉的。没有什么鱼，这使金豹有些失望。他很想吃



一条焖鱼，如今这条鱼就远远地躲起来不肯让他来焖。他生气地在水浪边缘上来回踱了一个时辰，最后只得回到铺子里，扔了旋网。

小火炉子燃得正旺，发出“噜噜”的声音；真像待在自己的小屋里一样舒服——金豹曾经有过那样一座小屋，漂亮得使他常常想它，不过如今没有了……他想老刚该过来了。他钻出铺门，看着乱纷纷的雪花在半空里飞动，看着远处老刚那个渔铺子的尖顶……海鸥烦躁地叫着，海里好像还传来什么人的喊叫——一辈子交给大海的“铺老”才有这样的耳朵：能从海的嘈杂中区分出细小的人语。他吃惊地往海里看了看，发现有两个人用力划着小舢板，离海岸已经几里远了。金豹想，如今允许打鱼发财了，也就有了不怕死的人！不过他不明白这样的天在海里能做什么。

金豹就站在雪地里看那小船，等老刚。铺子里不断传出炉子燃烧的声音，他想炉子上没有那条鱼，老刚来了会失望的。说来也怪，一个人待在铺子里，总想找老刚说会儿话。老刚真的来了，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老刚真是个古怪东西。这儿离了老刚不行。

又等了一会儿，金豹骂着去找老刚了。

老刚的那个铺影儿越来越清晰。金豹想起有一次等他不来，闯进那铺门儿一看，他正一个人把蛤蜊皮堆成一座小塔。那全是小孩玩意儿。

铺子里面有人说话。金豹惊奇地推了铺门钻进去，看到老刚正和两个猎人说活，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“眼镜”！金豹是从放在一边的双筒猎枪知道他们是来打猎的。那两个猎枪真漂亮。

“雪真大，今天停不了啦……”“眼镜”客气地朝进来的金豹点着头，说。

“停不了！”一边的黑瘦青年肯定地说。

老刚咳嗽着。

金豹觉得老刚的脸有些红涨。他想，怪不得老刚不到他的铺子去，原来儿子来了。有这么个倒霉儿子就忘了老朋友了！金豹有些气愤地瞥了他一眼。

“眼镜”搓起了手，越搓越快。

金豹盯着他那两只又白又嫩、很像鲑鱼肚皮似的手，觉得这手可真不多见。

“这鬼天气！死冷……有酒吗？”“眼镜”说。

老刚阴沉着脸：“没有。有酒也没有菜。”

“有条鱼不就行嘛！”“眼镜”冲一边的黑瘦青年挤了一下眼。

“没有鱼！没有！”老刚愤愤地说了一句，有些得意地看了金豹一眼。“再说你不嫌你爸的蒜酒辣嘴吗？”

金豹讨厌这个“眼镜”，也讨厌他挤眼睛。金豹不明白海边上怎么出了这么个背着双筒猎枪、不管老父亲的人。他早就不耐烦，这时“哼”了一声，从铺子角落里站了起来，干瘦的脸上堆满了嘲弄的笑容。

助理工程师不解地看看他，叫了一声“豹伯”，往父亲一边挪动了一下。金豹笑着说：“又白又胖，你长得好！手像鱼肚那么细，我们的手和老槐树皮差不多，上面还有血口儿。这是捉鱼捉的。你从来不管我们，只是冻疼了，才躲进这铺子要酒喝。嘿嘿！”

“眼镜”脸红了。他咬了咬嘴唇。

金豹继续说：“看见你爸住的地方了吗？进门时要使劲弓起腰，铺子里也全是沙子。不错，有酒喝，不过杯子砸了，用蛤蜊皮盛酒。你也该送个杯子来啊……”

黑瘦青年觉得有趣，傻傻地笑了。“眼镜”有些恼怒地说：“我跟我爸要，又不是跟你要！”

金豹笑容没了。他暴躁地说：“你爸的事情我说了算！你是谁的儿子！你也配进这铺子？你该滚到雪地里去。”

老刚慌慌张张地站起来，大声地咳嗽着，站在儿子和金豹中间。

助理工程师气得身上抖动起来。显然他很少有这样气愤的时候，这时用手推一推眼镜，执拗地说：“我偏要……待在这儿！”

金豹扩了扩胸，又搓弄着手掌。他像在故意活动着筋骨。他急促地说：“我让你走！我让你走！”一边说，一边要用手推开挡在中间的老刚。他的脸像喝足了酒一样红，每一条皱纹都在可怕地活动。

黑瘦青年捡起猎枪，拉着“眼镜”的手出了铺门。“眼镜”回转身嚷着什么，往雪地里走去了。

老刚追出铺门，好像要说什么，但他吐出一口气，蹲了下来。

金豹愤愤地盯着远去的两个黑影：“儿子这东西，没有也就算了。有，就让他像个儿子的样子！”

“逮到那鱼了吗？”老刚有气无力地问。



金豹摇摇头。他看看外边的天色，说：“我身上筋骨老疼。这都怨我们抬那条舢板抬的。和你儿子干一架，这会儿身上轻了点……”

老刚哭丧着脸笑了笑。

他们走出门来，向着金豹那个渔铺子走去。海是灰的，天是灰的，茫茫的一片灰黯阴沉。海边的雪积得更厚了。雪花儿落得差不多了，又开始飘细碎的冰凌。他们“吱吱”地踩着它。昏暗的海面上，隐隐约约看出一条小船。金豹说：“看到了吗？这样天还有人出海。肯定是年轻人，年轻人才做这种险事情。”说到最后一句，他又想到了老刚的儿子，不由得大声骂了一句。老刚怪异地看看他问：“骂谁啊？”

金豹摇摇头：“我是说，年轻人欺负老头子，是以为老头子不敢跟他干架。老头子又怕什么！老头子的筋骨才硬……”

老刚没有做声。

金豹先一步走到铺子跟前，掀开铺门说：“哎！要是里面有条焖鱼该多好啊，这么大雪的天……”

三

他们到了铺子里都喘息起来。金豹一边喘着一边从角落里端出一碗咸鱼，又从沙子里摸出了那瓶酒。

两个人默默地喝着酒。金豹捏酒盅的手有些颤抖，那酒老要泼出来。金豹说：“我们是老了，手也抖了。”

老刚说：“我的手不抖。”

咸鱼放的时间长了些，又硬又咸，两个人用力地嚼着。酒很醇厚，又是热透了，喝得他们鼻尖上渗出了汗珠儿。老刚说：“就缺那条焖鱼了。如今人变灵活了，鱼也变精巧了。”金豹点点头：“人是变精了。去年划分渔业承包组，年纪大的，人家不愿要呢。”老刚说：“你这把年纪了，还不是也进了承包组。”金豹喝了一大口酒，抹抹嘴巴说：“和我比？我这样的老把式，他们争还争不到呢！”

外边有了一些风。两人听到风声，都放了盅子走出来。雪花舞得厉害了，它们想方设法钻到领子和袖口里。老刚说：“你看云彩有多么低。”金豹眯着眼端量了一下，说：“雪停不了，再一刮风，海边上准会旋起一道道雪岭子。”

他们重新钻回铺子里喝酒了。

咸鱼又硬又咸，他们费力地嚼着，倒也一时忘了那条焖鱼……近午时分，承包组里有人冒雪送来烟、酒、干粮，这使两个老人很高兴。他们从来人嘴里得知：海上那条小舢板是小蜂兄弟在挖蛤蜊，蛤肉卖到龙口镇上，一天能得半百……

老刚吱吱地吸着酒。金豹一直没有做声。他由拼命积钱的小蜂兄弟想起了别的事情。

他想起了自己那个“小屋”。

那个小屋是老婆得病时卖掉的。老婆死的时候，他才40岁。他没有了小屋，村里要帮他盖，他摇摇头挡过了。他住到了海边的渔铺里，似乎再用不着那个小屋了。可是人没有一间小屋怎么行！他一时也没有忘掉那个小屋，做梦都梦见它。他默默地攒钱，攒呀攒呀，准备盖一幢漂亮结实、只有一门一窗的小屋……常和他在一起的老刚也不知道，他的钱就缝在这渔铺的枕头里。夜里睡觉时他想：我的头枕着一座小屋呢。

金豹这时不由自主地盯住了他的“小屋”。老刚瞧瞧他，他才把目光从土台的枕头上转到酒杯上。

两人都不说话。他们之间也用不着说多少话。老刚推一推杯子，金豹就知道他想吸一口烟，于是扔过一支烟。金豹撕下鱼脊背上那道黑皮儿肉，老刚知道他特意留下了多油、味美的尾巴。老刚满意地吃着鱼尾巴。两个人喝去了多半瓶。

风把渔铺子吹响了。老刚盯着铺门缝隙里旋进来的雪花，轻声咕哝着：“唉，待会儿风搅起雪来，他们会在大海滩上迷路……”他说着，起身去拨炉里的火。

金豹放了杯子。他知道老刚牵挂着打猎的儿子。他看了看老刚生了白胡茬的脸，没有做声。这就是做父亲的啊，再不好的儿子还是儿子！

风的确慢慢大起来，小沙子奇妙地穿透铺子飞进酒杯里。金豹记起该去看看舢板，就和老刚走出来。海里的涌多起来，岸边的浪花白得像雪，用力地往前扑着。他们给舢板的锚绳一个个加固了，又将无锚舢往上抬了抬。一切做完之后，金豹和老刚坐在一个反扣的小船上吸烟，看着海。哪年的冬天都下雪，今年这场雪却似乎太大了些。

有什么东西从东北方向漂移过来，渐渐大了、清晰了。金豹一直盯着，在老刚耳朵上说：“也许会发财的。”



这里的海边有个规矩：大海飘来的东西，谁先发现的，就属于谁。金豹和老刚慢慢都看清那是一粗一细两根圆木，粗的那根可以做屋梁。金豹又兴奋地想到了那个“小屋”。他跳下船来，又让老刚回铺子取绳索、长柄抓钩。

老刚跑开了。西北方驶来了小蜂兄弟的船。

金豹和老刚将圆木拉到了岸上。他们冻得瑟瑟发抖。金豹却十分高兴，他大声喊了一句：“小屋有了大梁……”他的喊声使老刚莫名其妙。

小船也靠了岸，跳下了小蜂兄弟。小蜂见了圆木就嚷：“金豹啊，你真会捡便宜！我们从深海里就盯上了，随木头上来的，你倒伸出了抓钩。”

老刚慌促地瞅了金豹一眼。

金豹拧着裤脚的水。他坐下来吸着烟，吩咐老刚说：“歇会儿，喘匀了气，再往回拖。”

小蜂蹦到眼前来了：“你拖不走！”

金豹眯上眼睛：“哼哼，我睡了半辈子渔铺，眼里揉不进沙子。圆木从东北漂来，你的船从西北来，你看见了圆木？”

小蜂的脸血红血红，他眼盯着结了盐花的木头，发狠地喊着，凑了过来。金豹抛了手里的烟蒂，将两只硬硬的黑拳拉在了腰边。他咬着嘴唇，瞪起眼睛，前额的皱纹织起又厚又深的一层。老刚在他耳边嚷什么，他一句也没有听见。

小蜂对他的兄弟使了个眼色，接着弯腰抱起圆木的一端。金豹的拳头只一下就让小蜂额上起个包。小蜂倒在地上，却巧妙地趁势用脚蹬倒了金豹，令人难以置信地一滚就翻身蹿起来，抓住圆木，两兄弟一起扛着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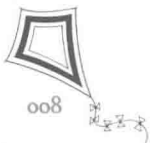
金豹一声不吭，举起抓钩，弓着腰追去。

老刚看着金豹飞也似的跑势，惊呆了。他看到金豹紧追几步，狠狠地把抓钩抡了个圆弧抓下来，抓住了一根圆木……两兄弟扛着那一根跑着。

抓下来的是那根细小的。

两兄弟在远处喊着：“有一天渔铺子着了火，烧死你这根老骨头……”

金豹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。他用粗壮骇人的声音骂道：“两个畜生，两个贪心贼！我烧不死！”



四

两个老人一点一点地将圆木拖回来，放到了铺子的尖顶上。

“它能做条檩。”金豹声音细弱地说了一句，钻到铺子里去了。

他躺在一团发黑的网线上，紧紧地闭着眼睛。老刚凑到身边，端量着这张布满深皱、生了黑斑的脸。他发现金豹的眼睫毛已经很稀了，有的断掉半截，硬硬地挺着。他喘得很急促，很用力，鼻孔张开老大。老刚想对这两个黑洞似的鼻孔议论几句、开几句玩笑，可他现在不敢。

“他仗仗着年轻，硬抢走我一根屋梁！”金豹愤恨地说。

老刚肯定地说：“是抢走的。”

“我是看海的人，倒被别人抢走了东西。这是欺负老人。你看，我一天干了两架，全是跟年轻人。”金豹站了起来，把那只又黑又硬的拳头举起来。

老刚看清了那只拳头。他发现有两根手指歪斜着，从根部起就歪斜。他料定那是过去的日子里打折的。那该有多疼啊！老刚咬着牙想。

“嘿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！让他们知道，老头子里面也有爱干架的。”金豹说着，又找出一条生咸鱼，放在炉口上烘着，拿出酒来倒满两个酒盅。

外面的风呼呼地吹着，有雪花儿从门缝里钻进来。铺子里很暖和，小炉子又“噜噜”地叫了。这使两个老人兴奋起来。你一盅我一盅地对饮。

烟气充满了铺子，他们不停地咳嗽。透过烟气，金豹看见老刚的脸色那么阴冷。他问：“老刚，你怎么了？”老刚轻声说：“我在想我这一辈子。”

金豹不做声了。

金豹知道老刚的一辈子都在海上，跟自己一样。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儿子，自己没有。这一辈子都在跟大风，跟山一样的浪涌斗，死过，但终于还是活过来了。可是后来，和自己一样，还是被大风和浪涌赶上岸来。他们只能趴在岸上看浪涌了。金豹长叹了一口气。

老刚说：“我们都老了。老得真快啊！”

金豹说：“回头看看这一辈子吧，也该老了。我不记得使烂了几条船、让海浪打散了几条船；有的船还是崭新的，我就扔给大海了，一个人赤条条地往岸上爬。



有一年冬天我靠一个浮篓游了20里，奇怪的是没有冻死！”

“不知道这辈子打了多少鱼，”老刚抄着衣袖，头低着，下颌使劲抵住胸骨说着，“那时候鱼真多，堆到海边上，买鱼的扔下几个钱，就任他背。小时候听见上网了就往岸上跑，老父亲在渔铺里捧出一碗冒白气的鲜鲅鱼，说：‘小孩子，多吃鱼少吃干粮，反正也不下海！’那时候鱼真多……”

金豹点点头：“都是吃鱼长大的。那时节见了玉米饼子馋得流口水。嘿嘿，今天没人信这话……我第一次进海放钩子钓鱼，差点让一条带鱼咬断了大拇指。那时候全仗年轻啊，身上划条口子，血流那么多，全不在乎。我冬天落进水里不止一次，海里的冰砬割开我的肉，我就咬着牙。海水墨黑墨黑，大浪吼得吓人，也不知掉在哪片老洋里了的，心里想，死是定了的。不过就那样死了还嫌太早，这时候可真难过。一个人不愿死硬要他死，这时候可真难过。”

老刚笑了几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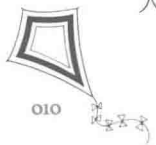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这一辈子在风浪里钻，就想在没风没浪的地方盖一幢小屋子。”金豹苦笑一声：“我是生在渔铺子里的，老渴望有一幢结结实实的小屋子。直到解放才有了一座屋子，也有了媳妇。那几年的日子我下辈子也忘不了！有一年她病了，馋一条鲈鱼，你知道鲈鱼可不好整。有个老头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一条，要我用一个旋网换，讨价还价，怎么说也不行，非要一个旋网不可！我气急了，夺下来就跑，随手扔下5块钱……”

“这么说你也抢过别人的东西啊。”老刚插了一句。

金豹点点头：“不错。我那时候也年轻，也是抢一个老头子的东西，像小蜂他们一样。也许人年轻的时候都要抢点什么的。还有一次在桑岛，让我们用船运水抗旱。中午吃干粮渴得嗓子冒烟，驻村干部从提包里掏出小暖瓶喝起来，跟他要一口都不给。我那回夺下了他的小暖瓶。后来，你知道——你肯定听说了，那东西找碴儿，说我要破坏一条机帆船，在队部关了我一个星期……”

金豹笑起来，使劲用手捶打自己的腿：“事情也巧，后来有一次他坐我的船（他认不出我了），我好好修理了他一下，呕得他脸色蜡黄。这东西看来官也做得不小了，小口袋上光钢笔就有三支。我把他呕得脸色蜡黄……我这辈子，你看，抢过别人，也被别人抢过。可按住心窝问一问，伤天害理的事咱没做过。”

“你的媳妇也是抢的。”老刚闷声闷气地说。



金豹不认识似的盯着他，随手斟满了杯子，轻轻地吮着。他直看得老刚笑了，这才说话：“我不抢走她，她要上吊呢……那晚上，也是大雪，我把她抱上了船，抢出岛子来。只可怜了老丈母娘，听说她哭闺女哭坏了眼……”

金豹难过起来，默默不语了。

铺子里面暗淡下来，他们在炉台上点了油灯。金豹吸着了烟，盯着自己的脚，长长叹一口气说：“小蜂兄弟怎么成这个样？你那宝贝儿子怎么就背起了两个筒子的猎枪……”老刚低下头，没有吭声……坐在铺子里有些闷热，他们想到外面活动一下腿脚。昏蒙蒙的雪野，此刻滚动着千万条雪龙了！风肆无忌惮地吼叫着，绞拧着地上的雪。天就要黑下来了。他们差不多一刻也没有多站，就返身回铺子里了。

金豹重新坐到炉台跟前，烘着手说：“这样鬼天气只能喝酒。唉，到底是老了，没有血气了，简直碰不得风雪。”

“这场雪不知还停不停。等几天你看吧，满海都漂着冰矾。”老刚还在专心听着风雪的吼叫声。

“唉，老了，老了。”金豹把一双黑黑的手掌放在炉口上，像烤一条咸鱼一样，反反正正地翻动着。“就像雪一样，欢欢喜喜落下来，早晚要化的。”

老刚点点头：“像雪一样。”

金豹望着铺门上那块黑乎乎的玻璃：“还是地上好，雪花打着旋儿从天上下来，积起老厚，让人踏，日头照，化成了水。它就这么过完一辈子。”

“人也一样。都是在地上被别人踏黑了的。”老刚的声音有些发颤。他的眼睛直盯住跳动的灯火，眼角上有什么东西在闪亮。

金豹慢慢地吸一支烟，把没有喝完的半瓶酒重新插到沙子里去。他活动着胳膊，畅快地伸着腰，嘴里发出“哎哟哎哟”的声音。他叫得很舒服。他说：“我这名儿是老父亲给的。我这脾性也真像个‘豹子’，我刚才还干了两架。我老了，不过是头‘老豹子’！哈哈……”

金豹大笑起来。老刚觉得老伙伴是醉了。

五

由于风雪阻隔，老刚只得睡在金豹的铺子里了。两个老人挨在一起，闭着眼



睛各自想心事。老刚想他的儿子——这时已经背上猎枪回那个家了。那个家他见过，很小，很漂亮，还有暖气。这样可以烤烤冻透的身子。儿媳妇是个很厉害的城里人，老刚只见过两面，不过他已经知道她很厉害。不知怎么，老刚突然想儿子是让她用城里的什么法儿给制住了的，所以他背上了双筒猎枪，不管老子了——外面什么东西“吱哟、吱哟”地响，老刚听了不安地坐起来。金豹躺着说：“不知道哪里被风吹的，海滩上就这样。有一年人家告诉我：夜里老有个女人喊‘腿呀，我的腿呀’——你在海滩上走一步，那喊声也远一步，可能是落水的鬼魂，在这儿折了腿。我就不信，后来一找，嘿！是浪推着船尾巴，船上两块木头磨出的声音，听起来尖尖的，可不就像个女人！睡觉吧。”

老刚躺下了。金豹自己却睡不着了。那个“吱哟”声搅得他心里烦躁躁的。他侧身吸着烟，静静地听外边的声音。海浪声大得可怕，他知道拍到岸上的浪头卷起来，这时正恶狠狠地靠岸的雪坨子吞进去。他惯于在骇人的海浪声里酣睡，可是今晚却睡不着了。仿佛在这个雪夜里，有什么令人恐惧的东西正向他慢慢逼近过来。他怎么也睡不着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扔了烟蒂，披上破棉袄钻出了铺子。

刚一出门，一股旋转的雪柱就把他打倒了。他大骂起来——这股雪柱硬得真像根木柱。眼睛耳朵全塞了雪，头被撞得有些懵。金豹惊惧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望着四周，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海浪和风雪一齐吼叫，像嘶哑的老熊。海底也许有一面巨大的鼓擂响了，震落了空中堆积一天的云彩，抖动了整个儿海。金豹趴在雪里听着无处不在的“鼓点儿”，心里奇怪地也咚咚跳起来。他突然想起了白天搬动的舢板，加固的锚绳也不保险哪！他像被什么蜇了似的喊着老刚，翻身回铺子去了。

……凭借雪的滑润，他们将几个舢板又推离岸边几丈远。彼此都看不见，只听见粗粗的喘息声。他们不敢去推稍远一些的小船，怕摸不回铺子。这老天和海真是发疯了啊。金豹说：“全仗着喝了一天酒啊。酒真是个好东西。”老刚喘得说不出话，用力拽着绳索，嘴里发出“唉、唉”的声音，算是应和。有一次他拽得不妙，脚下一滑跌进了棉绒似的雪里，好长时间才挣扎出来……

他们的手脚冻得没有了知觉，终于不敢耽搁，开始摸索着回铺子了。金豹不断喊着老刚，听不到回应，就伸手去摸他、拉他。有一次脸碰到他的鼻子，看到他用手将耳朵拢住，好像在听什么。

老刚真的在倾听。他在听一种奇怪的声音、一种“铺老”才分辨得出的声音。

听了一会儿，他的嘴巴颤抖起来，带着哭音喊了一句：“妈呀，海里有人！”

金豹像他那样听了听。

“呜喔——哎——救救——呜……”

是绝望的哭泣和呼喊。金豹跳了起来，霹雳一般吼道：“是小蜂兄弟俩！他们上不来了！”

“听声音不远！”老刚身上抖起来，牙齿碰得直响。

金豹跺着脚：“让浪打昏了头，两个发横财的家伙！小蜂——小蜂——”金豹在浪头跟前吼起来，浪头扑下来，他的身子立刻湿透了……老刚喊了一阵，最后绝望地说：“不行了，他们听见也摸不上来，两兄弟不行了……”

金豹张开手臂，像要用他那对可怕的拳头威胁着什么一样。他奔跑着，呼喊，不知跌了多少跤。伸开手在雪地上乱摸——他想摸些柴草点一堆大火：被海浪打昏了头的人，只有迎着火光才能爬上来，金豹想按海上规矩，为小蜂兄弟点一堆救命的火。厚厚的大雪，哪里寻柴草去！最后他一声不吭地站在了老刚身边。这样站了有一分钟。突然他说了句：“点铺子吧！”

他的大手紧紧抓住了老刚的肩膀。

老刚的骨头都被捏疼了。他知道只有这个法子，往常也有人用过这个法子。可是金豹的铺子搭满了闲置不用的网具、杂什，是他们承包组的全部家当啊。老刚声音颤颤地点头说：“快，快搬开铺子上的东西吧，你搬里边，我搬外边……”

老刚的两只大手在厚厚的雪里掏着网具，却被一团尼龙丝线套住了。他大骂着，挣脱着，手腕挣出来时被勒出了血。他还在拼命地挣着，嘴里还奇怪地叫着：“金豹啊！金豹啊！”

金豹一丝声音没有，也没见他往外抱一件东西。老刚钻到铺门里一看，一下子呆住了：

金豹想从火炉里引火点铺子——火炉子不知啥时熄灭了，他正用颤抖的手划着火柴……老刚一巴掌打落了金豹的火柴盒，吼道：“跟我出去，你这头豹子！”金豹咬着嘴唇，抖着结了冰凌的胡子，睁开通红的眼睛看了看他的老伙计，猛然伸出那只钢硬的拳头，“噗哧”一声砸过去……

老刚被打出铺门，趴在雪地里差点昏过去……他是在一片“噼啪”的燃烧声里爬起来的。